

春草

张宏震

早春二月，乍暖还寒，憋闷了一个冬天，终于无法再闷在屋子里，决定出门随意走走，释放一下久久压抑的心情。

出了钢筋水泥的小城，田野里，风已不再如刀子一般凌厉，有了点微暖的感觉，阳光里多了一些暖意，远山也不再灰头土脸，多了一些圆润。背阴处的雪还斑驳地散乱着，田野里虽然光秃秃的，却也是温和的脸色，让人有了想亲近的欲望。

走在田埂上，一些枯草竟然也如晒太阳的老人般，脸上多了一些笑意，少了一些冬日的落寞和萧瑟，不禁心情也受到了感染，那种郁闷感淡了许多。

不经意间，在一丛枯草下面，发现了一些斑斑的绿色。用手轻轻扒开上面覆盖的荒草，几棵小草挤在一起取暖似的，从荒草的缝隙里好奇地打量着外面的世界，也好偷偷地享受一下这午后

的阳光。那手掌大的一抹绿，如同一群可爱的孩子，嫩嫩的、萌萌的，一下子融化了我的心。仔细打量着它们，想起了古人说的“草色遥看近却无”，而这里却是近看有远看却无了。不是偶然弯腰，真不知道在这寒意犹存的早春，它们已悄悄生长起来。春天来了，没有什么能阻止小草的发芽。

在小草前盘桓了一阵，我轻轻地拨过那片枯草，给它们盖好了。毕竟还在早春，还有寒霜、冰雪，希望在这丛枯草的庇护下，它们能长得更好。

继续向前走，细心寻找更多的象征春天的绿色。走了不远，就在脚下的田埂上，发现一株褐色的草，有巴掌大的一片，孤独而倔强地站在红土地上，实际是四肢舒展地趴着。那如同土地一样的颜色，只有草芯露出一小点新

绿，叶片边缘单薄干枯，叶脉却粗壮有力地四下展开，似乎正在向四周无限延伸，外表沧桑而又丑陋。显然，这是去年冬天暖和的时候生长出来的小草，一棵经历过最寒冷天气的小草，在寒风的侵蚀中，在冰雪的折磨下，它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柔嫩和绿色，但仍然显露出蓬勃的生机，似乎只要根还在泥土里，它就不惧风雪，不怕寒冷，哪怕满身伤痕，也要倔强地生长。

这棵饱经风霜的草，不同于荒草下的那抹新绿。新绿是没见过世面的稚子，虽然是新的生命，却未经磨砺，缺少成熟和担当。它不同于那些枯草，枯草已经在冬天来临前风干了身体，没有了灵魂。这棵草虽然丑陋，却在苦难中积蓄力量，沧桑的外表下有着不屈的灵魂。它以不屈的意志承受寒冬带来的

各种苦难，把痛苦深埋心底，不断汲取土地中的营养，暗暗积聚力量，根向泥土中扎。它把每个叶片柔韧地向四周伸展，吸收那薄凉的阳光，包容那寒彻骨髓的霜雪，让它们成为磨砺它成长的砂石。它以孤独为友，把寂寞吞噬。它仰望星空，在黑暗中坚守，在泥土里孕育生命，在寒冬里酝酿春天。

终有一天，暖阳融融，春风十里，桃花夭夭。萋萋芳草连天碧，才是它坚守的信念！



老碗会

贺绪林

关中汉子吃饭爱端老碗。大伙伙儿把吃饭叫啜饭，一个“啜”字足以显示出关中汉子的粗犷、豪爽和血性。他们吃饭最爱的餐具是耀州的高把老碗，端着大老碗在街头啜饭是家乡一带乡村街头一景。老碗比头还大，他们不坐板凳，一律圪蹴着，下饭菜是油泼辣子，大伙伙儿把这戏称“老碗会”。“老碗会”在“陕西八大怪”占了三个——面条像裤带、油泼辣子一道菜、板凳不坐蹲起来。

这种风俗始于何时，无史料可查。至于形成的原因，有几种说法：一说是很早以前，兵荒马乱，往人们正在家吃饭，乱兵突然闯入，家中被洗劫一空。于是，每次吃饭时，家家都派一人在门口望风，望风者蹲在门口边吃边放哨，后来演变成“老碗会”。另一说是自南北朝至金代，先后有成批成群的鲜卑族、羌族、金人等少数民族移居关中，这些游牧民族有野外聚餐的习惯，进而影响到汉族，形成了此风俗。还有人说是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成员围在一起进餐的遗风，私有制产生几千年，各家吃各家的饭，但进餐方式继承和保留着古老的传统。究竟孰是孰非？有待史家考证。

“老碗会”的会址是自然形成的。夏天多在宽敞、通风、树荫比较浓密的凉爽之处；春秋和冬天，则必在避风、向阳的暖处。一个村子往往有几个会址，一般说来，十几户至二三十户聚集的区域总有一个会址。除了下雨和寒风呼啸的天气外，几乎每天早饭、午饭时，都有不少人到“老碗会”来吃饭。

我们村的“老碗会”有两个地点，一个是村中央的大槐树下，一个是城门楼。城门楼在村东头，东头的人就近聚在城门楼开“老碗会”；村西头的人则聚在村中央的大槐树下开。有时合二为一，那种情况一般在夏季，城门洞通风凉爽，大伙伙都聚在城门洞啜饭。

每逢饭时，男人们一手端着碗一手端着碟来参会，各自选择一个位置圪蹴下，有讲究者便脱下一只布鞋往屁股底下垫当作沙发，便一边啜饭，一边谝起闲话来。老碗里不是玉米糝子就是搅团鱼鱼，碟里是盐水腌的白萝卜，碟边放着几块玉米面把把。别看伙食档次不高，嘴里谈论的话题却很广泛：

“听说把咱的白米细面都支援给越南啦。”

“那还有假，越南跟美国佬打仗呢。”

“咱中国的陆军世界数第一，抗美援朝时高鼻梁子就叫咱打怕了。”

谝完了国际国内，就完了国家忧自家。话题扯得远也收得快，谈论最多的还是身边的事，这些话题大多是新闻发布形式兼带评论色彩：

“知道不，张三老汉咋个出门讨饭去了。他养了三个儿子却落了个出门讨着吃的下场，唉！”

“李四老汉的两个儿子分家，为争一头肥猪打得头破血流，却没人要老两口。唉，这人老了都不如猪值钱，把他家的！”

手里端着老碗，嘴里口胡谝。不究出处，不查字典，不取报酬，不纳税款，无人录音，不怕盗版。

村里四老汉过日子吝啬，家里伙食很有点差池，因此影响到儿子的婚姻。两个儿子都一门扇高了，却说不下媳。四老汉很是熬煎，后来得人家打听到他家伙食不好，穷。四老汉痛定思痛，狠下决心，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他从改善伙食着手，但凡家里改善生活，他就让一家都去参加“老碗会”，这一招还真有效，很快的两个儿子就说了媳，这也算我们村“老碗会”的一段佳话。

如今，农村盖起一座座小楼房，农民生活水平大有提高，有的家庭甚至一日三餐“盘上盘下”，街头“老碗会”的风景却日渐消失。悲耶？幸耶？

现在时兴聚餐，聚餐的餐桌上也是笑声不断，可这笑声不是那笑声。那时间在一个饭场吃饭，有人端的肉肉、饺子啥的，也不怕人嫉妒；有人端的搅团、玉米糝子、黑馍，也不怕人耻笑。吃饭时一起闲谝说笑，那种乐趣是现在坐在高档餐桌无法想象的。

浸水潭

郭建贤

山岩下的一汪清泉，四周被石头环绕着。这清泉被核桃树、核桃树守护着，被鸟鸣传颂着。

是谁先发现了这山岩下涓涓的细流？是贪玩的孩子，还是扛着柴捆下山的老农？这清泉一被发现，立刻涌来了一群乡亲，他们用镢头把泉眼周围挖开、挖深，然后从大河里挑选长石条，并洗干净，用石条砌成一个水潭。女人们从大河里取来干净的河沙，铺在水潭的底部，这时从岩流出的涓涓细流，从水潭底部的河沙中渗透出来，慢慢变成清澈的一泓清泉。这水入口沁凉、甘甜，乡亲们高兴地把这水叫浸水，把这水潭叫浸水潭。

小小的一口浸水潭，却能供得上一

村几十户人的吃水。水潭里的水被一桶桶担走了，瞬间又是满满的一潭，源源不尽的水养育着一村人。

浸水潭边有我快乐的时光。我喜欢和母亲一块抬一桶水，我们走过别人家的院子，走过油菜花和喇叭花开的地方，我们和蝴蝶、蜜蜂走在同一条路上。有一天晚上，我和母亲到浸水潭打水，到家后才发现，我们竟然把几条鱼舀到了水桶里，这让我兴奋地跳了起来。

浸水潭边有一棵樱桃树，樱桃的红汁浸透了月光。月亮光下，我上到树上吃樱桃，那个夜晚是樱桃的甜。

到浸水潭打水，我学少林武功，两手提两个小水桶，摇摇晃晃地走路。离浸水潭不远的大河旁，我和几个小

伙伴用自制的鱼钩钓鱼，我们把鱼甩到附近玉米地的深处，随即听见鱼落地“叭”的一声响动。我们在河里捉小鱼，放到浸水潭中，小鱼立刻钻进石头缝里不见了。我们静悄悄地靠近浸水潭，看见的是一泓清澈的水，有时我们看见鱼尾在石缝中拨动着水，这时的水活泼了起来，我们心跳加速，强按住心中的激动，尽量不惊动鱼和水。时间好像在此时静止了一样，好像我们和水有了秘密，和周围的核桃树、樱桃树也有了共同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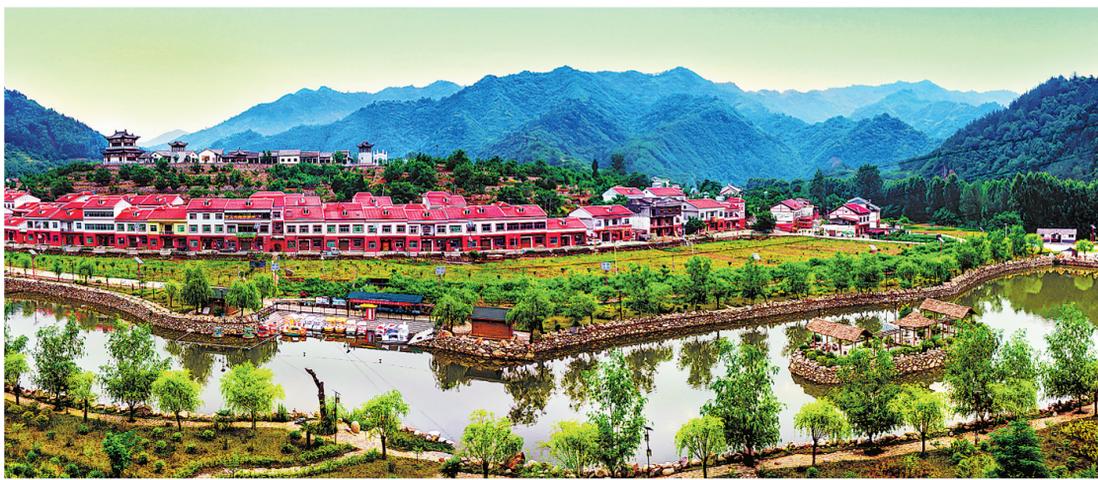
后来，我发现每个村子都有一口浸水潭。我和母亲曾在外婆住的村子里打水，外婆村子里的浸水潭在一个坡根的岩石下，也是一泓涓涓的泉水。浸水潭旁，是一沟响动的溪水，溪水的响声盖过了坡根的泉水声。

一次，我和小伙伴上山挖药，我们在一个坡梁下的野沟旁，竟然发现了一口方方正正的浸水潭，潭边是芦苇，一条小路通向山梁上的几户人家。一口浸水潭供养着一个村子。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村的浸水潭不见了，潭边的樱桃树不见了，那甜透的颗颗红艳艳的樱桃也没有了。各家各户用上了自来水，再也不去浸水潭挑水了，浸水潭也就慢慢消失了。缺少了浸水潭，缺少了和母亲一块抬水的温馨，缺少了老老少少在潭边相聚的说笑声，村子一下子变得陌生而孤独，日子也没有了往日的那份甘甜和宁静。

商洛山

(总第2421期)

刊头摄影 刘发善



春燕

徐国璋

你是春的呼唤
北归的紫燕
飞越万水千山
你的呢喃
就是一曲歌，一首诗篇

为了寻找心中的家
啄一口泥，叼一根草
精心垒造的安乐窝
这温馨之地，养出许多花
成为一幅画

你建造的温暖之房
孕育新的生命
延续那甜蜜的梦
和美好的希望

二月雪

周亚娟

朝云暮雪
踩着一日千里的风尘
把自己装扮成花的模样

一会儿抱成团，倾泻
一会儿凝成块，砸落
一会儿合成分箭，骤发
一会儿转身撒个欢子
像一群羊，赶往春天的牧场

春天的第一场花事
开得纯粹、热烈
大地禁不住欢喜
泪流满面

父亲耕耘的身影

田晓宏

父亲去世已经23年了，我依然常常梦见他。梦中的父亲还是那副苍老而怡然的神情，最常见的情景，依然是父亲弯腰弓背、倾尽全力在地里耕耘的身影。

父亲一生艰辛，靠在土地里刨食，养活一家八九口人，那种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更何况还是在生产队挣工分的年代，劳力少工分就少，分的粮食自然就少。不管母亲如何精打细算，粮食总是捉襟见肘。为了我们这些嗷嗷待哺的孩子有一口吃食，父亲总是在生产队收工之后，或在夜色朦胧的晚上，或在曙光初露的清晨，在这个石脊里担几担土，在那个河沟边垒一条小石坝，那些别人根本看不上眼的边边角角、犄角存见，父亲都一点一点地修整出来，大点儿的地块种小麦玉米，小点儿的地块种瓜菜，哪怕只能种几窝红薯，或者一棵葫芦，几株茄子、辣椒，父亲也不放过。从童年记事开始，父亲总是在夜色中忙碌劳作或在中

午大太阳下挥汗如雨，那个倾尽全力辛勤耕耘的画面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

母亲去世后，父亲迅速地苍老了，好像一生的苦难，全都那一年发酵。我不放心父亲一个人生活，想把他接到我教书的那个小镇，可父亲说啥也不去，说是怕影响我工作，其实我知道，他是离不开和他相依为命的土地。我拗不过他只好作罢，一再叮嘱父亲千万别太劳累。父亲快70岁了，我告诉他种庄稼就是找点事儿干，不需要当营生。父亲嘴上答应得好好的，可是地一点儿都没少种，甚至还把别人嫌远不种的坡地也都种了。我一次次劝说，父亲依然只是嘴上答应着。实在没办法，我也只能在周末尽量赶回老家帮帮他。每个周五放学，我骑自行车赶30多里路回到家，父亲都还没从地里回来，我还得问邻居他是在哪块地干活后好去找他。每次乘着暮色高一脚低一脚地赶到地里，远

远看到夜色中那个倔强而孤独的身影，我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有一年秋忙假过后，因全县要迎接“普九”验收，学校周末不休假。我两个周没回老家，心里一直放心不下父亲，趁着周三晚上没辅导课，下午放学后就往老家赶。一路上心里总是担心父亲，一口气赶到家里，停下自行车就往地里跑。这次却没有在苍茫的暮色中看到父亲耕耘劳作的身影，我的心猛地一沉，焦急地大声喊着父亲，直到听父亲在山脚下应声，我的心才稍稍放下来。三步并作两步赶到父亲跟前，却发现他抱着脚坐在一块石头上。原来父亲收工下山时，由于太晚看不清路滑了一跤，把脚踝扭伤了，他想着等稍微能挪步时再勉强回家，没想到周三我还能回来，心里还有点惊喜。我是既心疼又生气，背着父亲往回走，嘴上不免埋怨他几句。父亲倒好，不但不生气，反而还很高兴享受我的埋怨，

话也比平时多了许多。话里话外，无不透出一个农民对庄稼的敬畏，对土地的依恋，还有安天乐命的怡然。苍茫的夜色里，我背着父亲，听着朴实朴素的家常话，心里竟出奇的宁静，生活中所有的不顺心在此刻都像被融化了一样。

我静静地听着，心里想起了那句“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话来。父亲尽管不识字，但他对生活的感悟竟如此透彻。现在才明白，小时候本来家里人口就多，粮食很紧缺，可父亲总是在吃饭时领回一些毫不相干的人。有一年冬天下雪，还让一个没有双腿、靠两只手抓着两块木板移动的乞丐住在家里四五天，直到雪停天晴。当时非常不理解父亲，现在一下子就想通了。

父亲耕耘的身影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也常常出现在我的梦中。这道身影诠释着“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古训，这是父亲对我的馈赠，更是我一生的财富。